

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阿来继《尘埃落定》之后又一部长篇巨著《机村史诗》(六部曲)于近日推出。

《机村史诗》并非一部新作,首版时它的名字叫《空山》。时隔十多年,为什么再版会以“机村史诗”的名字,以及“六部曲”的形式来重新呈现?

阿来在为此再版特地所作的后记中说,“空山”的名字总让人想起王维的诗,但写下这个名字时并没有那么从容闲适的出世之想。在今天重版此书时,阿来更看到那些艰难过程的意义——“中国乡村在那几十年经历重重困厄而不死,迎来今天的生机,确实也可称为一部伟大的史诗。”所以,才给这部小说一个新的名字《机村史诗》。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

阿来的《机村史诗》 中国故事的多样性文化样本

采取“花瓣式的结构”
是因为故事的需要

《机村史诗》(六部曲)由《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戈》《荒芜》《轻雷》《空山》六部构成,讲述了一个藏族村庄,如何自愿和非自愿地纳入到新的社会体制下。改变的过程是破碎的,因此阿来的写作也放弃了传统一气呵成的长河结构,而采用六个小长篇加十二个短篇构成的花瓣式立体结构。在这套结构独特的长篇小说系列中,主角不是某个人,而是这座村庄本身。

之所以选择这样一种形式,阿来说,是因为故事的需要,而不是刻意追求结构的突破。

从他自己的乡村生活经验来看,当代乡村不再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很多事件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的连续性,并不像《暴风骤雨》《创业史》《艳阳天》等传统乡村题材小说里写的那样有一个大事件贯穿始终。乡村的经验和历史,都已在城市化进程的辐射作用下,变得零碎和断裂。

此外,阿来认为当代乡村里的人物,也不再是那样始终处于舞台中心的一个或几个了,他要写的,都是散落在各处的小人物,且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事件中各自扮演主角。

经过多年的观察、思考和准备,阿来最终在《机村史诗》中搭建了一个去中心化的故事框架,整个六部曲不再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而是各自独立成篇,但在地域、人物、情节上互有映照和衔接。

若将六部曲连起来动态地观察,就会发现每个人物在故事中所处的位置会不断变化,就好像自行播放的一部历史电影胶片,“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通过为一个又一个普通人物画像,阿来在《机村史诗》里搭建了一幅藏族乡村人物的时代群像,并由此成功为本书真正的主角——藏族乡村——留下了纪念碑式的文字,而这正是我们需要在这样一个乡村变迁的潮流依旧翻涌不息的时代,翻开《机村史诗》(六部曲)最迫切的理由。

机村是一个藏族村庄
也是普遍现实的一种

本书为作者阿来赢得“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阿来在获奖辞中说:“我的写作不是为了渲染这片高原如何神秘,渲染这个高原上的民族生活得如何超然世外,而是为了祛除魅惑,告诉这个世界,这个族群的人们也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们最需要的,就是作为人,而不是神的臣仆去生活。”因此本书虽然以上个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这半个世纪之间的藏族乡村地区作为其恢宏的时代和地域背景,但正如阿来所说,他将笔墨尽力凝聚在描写这片高原上的乡村里的细微的人物与事件,以小见大,着力呈现的是



《机村史诗》(六部曲)
阿来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年1月

普通乡人的生活、情感和历史的。

阿来始终想强调的是,机村虽然是一个藏族村庄,但不是个异族文化样本。他无意用这部小说提供一幅少数民族文化的风情画,这部小说也不是旧乡村的一曲挽歌。

看起来具有强烈特殊性的机村,其实蕴含着更多的普遍性。“虽然,要写那样一个乡村的命运,自然要写出文化所遭遇的挑战与改变。但文化不是最重要的方面,民族也不是。今日乡村的普遍命运是不分文化,不分民族的。从世界范围看,甚至是不分国家的。今天乡村面临的变迁是整个国家的,甚至是世界性的。”

阿来认为,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文学,但凡涉笔汉族之外的族群,在绝大多数读者、批评者那里,都不会被当成是真正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的书写,至多提供了一个多样性的文化样本,只具有文化人类学的意义。而他以为,只有充分认识到非汉族的人民的现实生活也是中国的普遍现实,他们的未来也是中国未来的一部分,这才是现代意义上真正的“天下观”。

这部书是阿来继《尘埃落定》之后的又一部长篇。如果说《尘埃落定》讲藏区一种社会制度的崩溃,那这部书则讲中国的乡村在文化瓦解以后的命运。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说,《空山》(本书原名)比《尘埃落定》写得好;《尘埃落定》写藏区,我们或许觉得那就是我们想象的藏区——神的、

半神半人的世界;而《空山》写藏区,阿来按下云头,写了人的世界。人有大有小,但终究都是人,承受着与我们内容相同、但前提和节奏不同的现代历史。画神容易画人难,《空山》比《尘埃落定》难。

“我很高兴捕捉到了这样的希望之光”

时代变迁进程中,乡村的一大代价,是自然环境的毁败。这也是中国普遍现实之一。机村故事中,有大量篇幅,都涉及森林的消失。

阿来说,离开故乡后,有很多年,他都不情愿回到故乡的村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忍心看到那些森林的消失,山野的荒芜。

“当年,涉笔这些森林的毁败时,我内心的痛楚,甚至会比写下乡亲们艰难的生活更为强烈。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社会从政府到民间对此都有了足够的警醒。所以,小说里有了一个人物,一个毁败过森林,又开始维护森林的人物。这是乡村的一种自我救赎。这是一直处于被动状态中的乡村的觉醒。我很高兴捕捉到了这样的希望之光。这是我真实的发现,而非只是为小说添上一个光明的尾巴。”

现在,阿来每次回乡,都看到年逾八旬的父亲,尽力看护着山林。那些残留的老树周围,年轻的树苗茁壮成长,并已郁闭成林。他也不用再担心,这些树会有朝一日在刀斧声中倒下。

因,就是不忍心看到那些森林的消失,山野的荒芜。阿来说,离开故乡后,有很多年,他都不情愿回到故乡的村子。最重要的原因

相关推荐



《尘埃落定》
阿来 著

被誉为是一部展现浓郁民族风情和土司制浪漫神秘的诗化小说,一部以诗为史的具有单纯性、传奇性和混沌性的真正史诗。小说描写遥远美丽的嘉绒藏区一个古老部族,末代土司们的纠葛兴衰,展示嘉绒部族的历史生活变迁,演示土司时期特别是民国以来藏族的特定历史生活和土司制度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瓦解衰亡的历史。



《冬牧场》
李娟 著

李娟跟随一家熟悉的哈萨克牧民深入阿勒泰南部的冬季牧场、沙漠,度过了一段艰辛迥异的荒野生活。这本书,便是这段生活最真实、最感动、最深入、最珍贵的全景记录。李娟是第一位描写哈萨克民族冬牧生活的汉族作家,她以饱含深情又不失节制的文字,呈现出阿尔泰最后的“荒野主人”冬季转场时的独特生存景观。



《额尔古纳河右岸》
迟子建 著

在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居住着一支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迁徙而至,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人。他们信奉萨满,逐驯鹿喜食物而搬迁、游牧,在享受大自然恩赐的同时也艰辛备尝。一代又一代的爱恨情仇,一代又一代的独特民风,一代又一代的生死传奇,显示了这个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及其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